

「长篇小说」

二月之夏

「英」乔纳森·史密斯 著
吴征 王秀莉 译

SUMMER

FEBRUARY

一个寻找自由的女人
一个思想守旧的士兵
一个充满天赋的艺术家

你的洛丽塔，我的柏拉图
一段以毁灭为结局的三角恋

同名电影《二月之夏》即将上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UMMER IN 二月之夏 FEBRUARY

[英] 乔纳森·史密斯 著 吴征 王秀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月之夏 / (英) 史密斯 (Smith, J.) 著; 吴征, 王秀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书名原文: Summer in February

ISBN 978-7-5399-5864-4

I. ①二… II. ①史… ②吴…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9633号

书 名 二月之夏

著 者 [英] 史密斯 (Smith, J.)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朱 鸿 李 丹

文字校对 郭慧红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64-4

定 价 3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 SUMMER
IN
FEBRUARY
人生若只如初见
——献给我的妻子杨澜

活着，是一个不断失去但又不断获取的过程。

而爱，是一个不断消耗而又不不断激活再生的过程。

从生命的内耗与不可重复性来看，是这样的。就像小说中康沃尔海岸边的礁岩承受潮起潮落的击打，女主人公弗洛伦斯从临摹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开始，到为穆宁斯爵士的《晨骑》当模特，到陷入生死恋情，直到身亡后，墓碑上刻着的只能是“阿尔弗雷德·J. 穆宁斯的妻子”。而她的真爱吉尔伯特只能凭《晨骑》之画上她的情影，在回忆中追逐着畴昔。而那二月的夏天，却再也不会回来……

这情境，是英格兰乡间风味的，也是中国古典意味的，苍凉，哀伤。于弗洛伦斯是“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于吉尔伯特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于阿尔弗雷德则是“人生若只如初见”。时间却已倏忽而过四十年，初见岁月里那一群泼洒豪情的青年才俊也已风流云散，湮灭于英伦的绿色原野与蓝色天空之中，最后转换为各种语言小说译本的文字符号，大抵如此。

这正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缘起之一。

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

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读英国人乔纳森·史密斯的原著时，我就常常有深层沉浸之感，眼睛关闭，心灵敞开，画面不是以视觉而是以文字与想象为路径，勾勒、描绘、着色，在大脑里完成并徐徐展开，与之相伴的有拉莫纳海湾的涛声、风声与海水腥味，有飘荡着蓝烟的画室中喧嚣的人声。

小说的作者乔纳森·史密斯的文笔是节制而细致的，就像哈罗德·奈特作画，所有的物事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保持着上帝赋予的秩序，以物性的天然来讲述。弗洛伦斯的错误选择是从哪里开始的？结婚当夜的自杀未遂又是因何而起？作者连一句妄测也不肯给，呈现给读者的只有一匹马的白色颅骨，一个华美的装满玫瑰叶的碗，两个游离于婚姻之外深深相爱的人，花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海岬上游荡，荆豆豆荚爆裂的声音，身体与身体适当的距离，手与手相握的力度，那些痛苦的快乐，那终于诉说的抚摸，所有刻画都是哈罗德式的，精致到极致，克制到极致，潜滋暗长着动人心魄的美，这一切构成了美丽的二月之夏。

乔纳森·史密斯的文笔又是狂放而激烈的，像阿尔弗雷德的画风，叛逆、奔放、热情，不管攫取还是控制，都如同燃烧，一团激情熊熊的火，裹挟着人直达死亡。事实上，只要涉及阿尔弗雷德，作者总是不吝笔墨：阿尔弗雷德退休时纵横捭阖的演讲，初到拉莫纳的夺目光彩，派对上的诗情，洋洋洒洒的信，热恋中的霸道，甚至无礼，还有那终于爆发时的愤怒，带着强力的破坏性。激情燃烧后留下的教训是：婚姻也许错了，爱与友情却可以是真的。死亡结束了一切。包裹里的画“晨骑”的再现，让我最终记起那个爱着马匹，爱着朋友，理解并宽恕，并且曾为一只狐狸奋不顾身的阿尔弗雷德。是的，那就是真实的阿尔弗雷德，全面的立体的浮凸于纸背的阿尔弗雷德。

他的全名是阿尔弗雷德·J. 穆宁斯，英国最著名的现代派画家与印象派艺术家之一，曾出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一段由真实人生而来的故事，

一部关于生命、爱与艺术、残缺与铭记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艺术循着自己的路走到现代派的今天，就像人生与爱情总是循着自己的方向径自前进。全球大战的风云，也淡化为小说背景音乐中的一点变奏，情节的连贯与跳跃都收束在滨海小镇这个乌托邦拉莫纳的地域内，乔纳森·史密斯成功地保持小说独特的纯净、细腻和迷人。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电影。

好看？似乎太简单了吧？当今的小说与电影，能看的不少，好看的不多。好看，应当是也必须是一部纯粹的小说或是一部故事电影的首要的和终极的目标。

因此，我与我的朋友王秀莉一起翻译了它，我又出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出品人，并力邀好友陆川导演担任执行制片人，并负责电影的最后剪辑。就连电影中的交响乐伴奏与歌曲，我也亲自参与了创意与选择的过程。相信在声、光、色、文字等全方位的展示下，一个在充满旖旎风情带着金黄怀旧之光的 20 世纪初的英格兰大地上发生的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会姗姗走进你的心灵。《二月之夏》将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一部在中国首映的英文片。

其实，我参与投资的前 3 部电影均是以发生在 20 世纪的真实故事作为基础而创作的。凭着对故事本身的敏感与洞察，我在成百上千个文本中，选择了《卑贱人生》、《二月之夏》与《摩纳哥的格蕾丝》作为我投资并亲自出任制片人的三个故事。从《二月之夏》中的 20 世纪 20 年代年代的英国艺术学生弗洛伦斯，到《卑贱人生》中同时代的美国纽约，被关押在埃利斯岛上的波兰移民姐妹中不得不以性作为代价，为生病妹妹换来食物与药物的姐姐。而《摩纳哥的格蕾丝》则将重心放在成为摩纳哥王妃的美国明星格蕾丝·凯利在 1962 年——她 33 岁那一年，如何斡旋戴高乐与她丈夫的冲突，成功地保全了摩纳哥公国独立的故事。这三个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故事，成功打动了妮可·基德曼、杰瑞米·雷诺斯、玛丽昂·歌迪亚等奥斯卡奖获得者及其他多位世界一流艺术家参与创作及表演。这三部电影及与之有关的小说和音乐亦会在 2013 年陆续与全球观众见面，作为我试水之初的作品，希望观众多指正批评。作为电影界的新人，我确实努力也尽力了，只能以惶恐不安的心情等着它们的面世之日。我在

奔波谋生了15年后，终于能够归溯我曾经文学青年浪漫的一面，将一部热爱的英文小说拍成电影，译成中文，并配上优雅的音乐。我必须坦诚地说，我全身心地享受这个过程。

再回到《二月之夏》小说中文版出版这一话题，我在此衷心地感谢王秀莉女士的鼎力相助。她的介入，使整部小说的可读性有了很大的保障，也促使我这个多年不动笔杆子的人打起精神来努力修饰好每一段文字，以不致文采落后于秀莉太多，再次感谢她。同时也要在此感谢凤凰联动的张小波先生能够促成此书的顺利出版。

2012年是驿动的龙年，历史将证明这是对中国及世界极不寻常的一年。而我在创意上的驿动催生了这三部产品，均得在一年之中得以完成。我将这几部作品献给我的夫人杨澜。2012年又是我们结婚17周年，感谢杨澜以难以想象的容忍与真诚无私的爱，陪伴了我17年，风雨同舟。我、导演与作曲共同选择，并由我与秀莉翻译了英国诗人乔安娜·沃尔费什的诗《赛伦的催眠曲》为《二月之夏》主题歌的歌词，并以此为本序做结：

赛伦的催眠曲

在那海的波涛之上

沉寂的夜

白马与人共舞

赛伦的歌声传来

由海鸥鸣叫声伴随

她的催眠曲

传递着迷途中的爱恋

对我唱吧

只在那银色的月下

当太阳升起

我的爱就将飞散而去

迷失于赛伦的催眠曲韵律中

直到天明

都与白马共舞

银色的月儿

太阳的愁苦

吟唱不止

伴着海鸥的鸣叫

她轻声吟咏着：赛伦的催眠曲

赛伦的形象因为“星巴克咖啡”的 Logo 而为我们熟悉，她是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与缪斯的三个美若天仙的女儿的总称。赛伦天籁般的歌声，可诱惑及伤害人类。人的一生需要抵住情感及物质层面的各种美丽诱惑，才能走向天意注定的结局。我谨在此祈告善良的人们彼此的情感，在人生中的每一年，一月至十二月均能保持夏天般的炽热，也真心祝愿大家都能顺顺当当地沿着各自的路，一生走好。

吴征

2012 年 11 月 9 日，巴黎至北京飞机上

那天早晨，坐在戴达姆城堡之家他那宽敞无比的书房当中，阿尔弗雷德·穆宁斯爵士打开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劳拉·奈特女爵士。

朗格福特 16 号

圣约翰斯伍德

伦敦

1949 年 4 月 27 日

亲爱的：

你是真的打算要在明天那么干了？这明智吗？这样做好吗？而且为什么要在宴会上呢？这样做不会揭开旧伤疤吗？

无论如何，我都洗耳恭听。

好友劳拉

请安静，欢迎院长出场，1949 年

到了院长隆重演说的时刻了。那轻轻的敲击声，要求肃静的声音，就在他的右耳耳际，他听得明明白白，那声音清楚干脆，坐在首席上的每个人也都能听得真真切切。不过那个时候，那些准备公开讲话的人——如果你也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便能明白——总是坐在他们座位的边缘处，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一直战战兢兢，嘴唇干巴巴的，不敢吃不敢喝，却非常想上厕所，就仿佛是在纽马克特起跑线上整装待发的骑师，全神贯注，一触即发，明白全世界的眼睛都聚焦在他们身上。

对于院长来说，是有成千上万的耳朵在等待。

但他并不紧张。一点也不。如果紧张的话，他会提前将整个演说稿写下来，但是他没有，只是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在菜单背面草草写下了只言片语而已。院长一贯主张，美酒佳肴当前，必须享受。实际上，他期待着这次演说，期待着发表他的杰作。他知道需要讲些什么，才能聚集起民众，上帝在上，他马上就要开讲了。

他等待着信号。

但是，那轻轻敲击桌子的声音，对他来说虽然足够大，但是对于充满了男性玩笑的大型艺廊来说却不够，对于远处缭绕的雪茄烟雾中直冲屋顶的陶醉笑声来说也不够。远处桌子边那些年轻的院士们，他们能够隐约听到主持人的敲击，却以一种源远流长的方式，假装没有听到。很多年前，当时的院长坐在他们的位子中时，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使用着同样的延迟策略，只是那时候的光

线更加昏暗一些。所以，看看远处的与会者们并没有因为首席上优雅的敲击声而缄口时，他转身告诉主持人再试一次，只是这次“加点料进去”。主持人是一个胡子笔挺、瘦骨嶙峋的男人，对院长的话心领神会，恰到好处地敲击着手中的小锤子。他敲得迟缓而响亮，表达的情绪内涵比“先生们现在就看过来”要丰富不少。

此刻，那加高的音量以及刻意的间歇，达到了效果。即便是最喧哗的桌子也陷入了沉默。寂静刚一笼罩，穿着耀眼红衣的主持人，便将自己木桶一般充实的肺部一喷而空，他响亮的声音掠过所有人的头顶，经过墙壁上错落点缀着的画作，穿过道道红木门，投射到皮卡迪利大街^[1]之上。

“各位殿下，”主持人加重语调，“殿下”一词更是增添了他的效果，带来一片肃穆的安静，“各位大人，主教阁下，爵士以及各位尊贵的先生们，请安静，欢迎皇家学院^[2]院长，阿尔弗雷德·穆宁斯爵士出场。”

是的，就是在说他。

请安静，欢迎一个萨福克磨坊主的次子，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但是，康斯坦布尔，伟大的约翰·康斯坦布尔^[3]，也是一个萨福克磨坊主的儿子，能够追随他的脚步，难道不应该骄傲万分吗？

另外，主持人的风格中有些东西很讨院长喜欢。他一向主张，好的主持，就如同炮击练习：清洗炮筒，装填弹药，设定轨道，然后便向着敌人发出振聋发聩的一击。瞄准，开火！敌人被尽数歼灭。敌人？在伯林顿府的宴席上？

什么敌人？

但是敌人就在那里，全都各就各位。

主持人在那里抑扬顿挫地强调着自己的措辞时，院长在逐字逐句地品味着

[1] 皮卡迪利大街：英国伦敦地铁其中一条行车路线，是伦敦最繁忙的一条路线。

[2] 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全称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是位于英国伦敦皮卡迪利街伯林顿府的一座艺术宫殿，位置独特。皇家学院为私人资助机构，相对独立，目的是促进杰出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出现，建立于1768年12月10日。

[3] 约翰·康斯坦布尔（1776—1837），英国著名风景画家。他的作品把英国的风景画真正从因袭成规和外国影响中摆脱出来，对后来的画家，尤其是法国的画家影响很大。现在他的作品已经成为英国风景画的代表。

其中的深意。他喜欢所有清晰明朗的音节。他对自己说，那是介绍人的正确方法，就像他身后的主持人那样，没有喃喃低语，没有对不入流的打击。

“各位殿下”——确实，格洛斯特公爵就坐在他的右边，坐得还算笔挺，只是服装糟糕……

“各位大人”——每张桌上都有外交使节，天知道都是从哪些国家来的，有个可能是土耳其人的阿基凯基先生，居然还坐在首桌。

“主教阁下”——没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刚才还站着喋喋不休呢——加上那个怪诞的陆军元帅，他能够看到桌子的那头坐着的老蒙蒂^[1]。更不必提那些多得可以车载斗量的爵士，数不胜数的绅士，四处都充斥着浆洗过的衬衫，加了衬垫的裙子，另外还有几个根本分不清楚名画和马尿渍有何区别的娘娘腔点缀其间。

现在，稳住，阿尔弗雷德，他对自己说，一定要小心，老小子，你现在可不是在车马酒馆里，你可是在一个文明开化的团体中，周围都是伟大正直之人，他们可都体面端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听你这位即将退休的院长的演讲。上帝，他们很快就能听到了。

主持人最后的几个词“阿尔弗雷德·穆宁斯爵士”落地之时，响起了表示欢迎的掌声，基本上是来自温斯顿和靠近首席的那些人。不过公正地说，掌声已经足够表明对他担任院长期间的所作所为的肯定。掌声静下来之后，阿尔弗雷德爵士又吞了一大口酒，一种他给自己挑选的相当好的红葡萄酒，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扣子。一切安好，他站了起来。

宴会是在皮卡迪利大街伯林顿府的三号大厅举行，房间被一百八十个与会者挤得满满的。院长扫视了一遍点着蜡烛的桌子，然后将两只拳头指节朝下放在了白色的桌布上。这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喜欢采取的一个姿势，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姿势能够减轻压在他一双病腿上的重量，还因为这个姿态是他喜欢的攻击姿态。

此刻，他就是如此。

而他们，都在这里。

院长面对着学院成员。他不愿意嚣张地称其为他的学院。他面对着他们，

[1] 指蒙哥马利元帅（1887—1976），英国杰出的军事家，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都是由他指挥的。

和整个听着无线电的国家，从约翰欧格罗兹^[1]到兰兹角^[2]，千千万万善良的人都调好了自己的无线电，愿意去听用最简单平实的英语讲出最简单的真相的普通民众，也都做好了准备。

那么，真相就要登场了。

“各位殿下，”他缓缓地开场，“各位爵士，先生们。”他充分享受时间，斟酌玩味着每一个音节。自从一个晚上之后，他就主张，只有充分享受时间才是理智的，骑着马慢走在乡间小径，轻松地回家，总是最好的。急急忙忙，你只会马失前蹄。他是有过惨痛教训的。不过，问题是，他不仅仅是慢，他是太慢。而且无意识中，他的声音沾染上了那个主持人的音调。

“我，”他开始说道，“最——近有——些烦——恼。由于某些特——别——的约——定，这些致辞总是推到院——长身上。”

在这些音节当中有很多的齿音和擦音。院长知道，齿音和擦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他不留心，很快，他就会开始背诵爱伦·坡的《乌鸦》，或是像粗俗的无赖绕着嶙峋的石头蹭来蹭去一般。

稳住，他对自己说。稳住，阿尔弗雷德，稳住。

他停了下来。现在也恰好可以低头浏览一下他在菜单上匆匆写下的笔迹。他把纸条举到眼前，看到：

夏布利白葡萄酒烧砂锅菜

橄榄香鸭

田园豆角

时鲜马铃薯

芦笋

圣安娜奶油蛋糕

冰

四季豆

[1] 位于苏格兰最北端的村庄，被称为英国的天涯海角。

[2] 位于英格兰西南端，是英国主陆的最西端。

甜点

以及咖啡

如果人已经站了起来，这些字可真是没有什么帮助。上面还有一幅画得很精湛的温斯顿抽着雪茄的素描，就在不到十分钟之前完成的，相当惟妙惟肖，看上去活脱脱就是温斯顿，厚重驼背的肩膀，布满皱纹的前额，粗大的雪茄，十足是那老小子。画画就该这样，不是吗？就该画什么像什么是吧？

想到这里，他心中一阵愉悦，因为这份自信变得大胆起来，院长又调整好自己再度出发，只是这次是以慢跑的速度，也就是说，给马一点动力。

“我知道，早就知道，坐在桌子边，和一大伙人一起，是个什么感觉。——什么？什么叫一大伙人？别在意，我们一会儿再说，现在继续我刚才的话题——我们觥筹交错，饮酒狂欢，几乎完全没有想到坐在桌子边的可怜的院长，没有理会他费尽心机，百般思索，去琢磨一个普通的演讲的起承转合。”

他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句子，尽管还有些拖泥带水，但是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只是在“觥筹交错，饮酒狂欢，几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句之后场面有些不快。他觉得一阵恐慌，一度担心自己可能陷入那种熟悉的快活的韵律和那种熟悉的节奏，实际上也就是陷入他那即兴创作小调的感觉。

但是，该死的，他并不是在某个温馨的俱乐部或是画家的派对上背诵埃德加·爱伦·坡，他是皇家学院的院长，浑身上下衣着考究，像个纨绔子弟一般。他是英国艺术界最知名的人物，而最主要的是，他必须言之有物。他必须说一些简单直白的语言。

“此刻，我在这里，代表学院做出答复。刚才，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曾经，”完全是一席废话，“以非常熟知的方式谈及这个团体。但是是什么团体呢？”

由人组成的团体，他想说，英国艺术界最活跃的团体，在伯林顿府中就在他面前这些桌子边挤着的人。他的目光在一张张桌子间移动，他盯着左边，接着又盯着右边，然后又盯着前方。他不得不说，他不喜欢自己看到的東西，一丝一毫都不喜欢。早就该把这个问题推向英国艺术界最有规模的团体了，早就该坦诚地推向无线电收音机边的整个国家了。然后他们便不能再说他们没有听到，不是吗？

他们是否值得？是的，就是这样——

“他们是否值得拥有这栋他们身处的建筑？我们是否一致都在创作着我们应该创作的伟大作品？其实，我并不是想野心勃勃地——”野心勃勃？你要脚踏实地，阿尔弗雷德！“在今天晚上，和整个学院来一起发现错误。”

这一语抛下，一片私语声，有的表示赞同，还有那些优雅人士尝试警告他，浆洗过的衬衫们想要院长走进他们礼貌而有技巧的渠道。他能够察觉到他们压低了声音说：“不，穆宁斯，你是对的，你，一个萨福克磨坊主的次子，要批评我们，是不合适的。”

这只能激发他继续向前。噢，难道不是吗？如果他们仔细思考片刻，他们就能够阻止他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他们便不会犯更多错误。一不做，二不休。院长开始了自言自语。

“但是，但是，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团体的院长，这个团体里的人，都是被过去的我叫作墙头草的类型。”

他强调了“墙头”，他强调了“草”。“墙头草”一语刚出口，一大批没有主见的下巴已经惊得掉到了桌子上。半醉的眼睛中都闪着光，眼球全都滚了起来。一种恐惧的感觉在房间内蔓延，他就要做了，他就要当着无线电数百万听众做了。妈的，他就是要做。我告诉过你我会的，劳拉。

他看到一个白色的精心修剪的头沉默地探出来喝波尔图酒。

墙头草，蒙蒂喜欢这个词。蒙蒂总是说，有太多的士兵，都是墙头草。温斯顿也喜欢这个词。温斯顿说，有太多的政客和所谓的政治家都是墙头草。在不断蔓延的沉寂之中，院长又一次环顾房间，他并没有把眼睛聚焦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只是任由他的指控慢慢扩散，造成杀伤危害。墙头草们知道他们是谁，他知道他们是谁，他要把他们打得死无全尸。

“他们！”

他的声调升高了。

“他们觉得有种东西叫作所谓的现代艺术。”

当他说出最致命的那个词“现代艺术”的时候，传来一声喘息，一声听得见的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是的，列那狐已经跑了出来。它清楚狩猎正在进行。突然——他作画的时候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他感到了一种超凡的力量，一股澎湃的肾上腺素，就仿佛他正纵横驰骋在康沃尔的海滩，或是穿行在

诺福克平坦的大地上，长鞭在手，帽子歪戴，面对一条宽阔的壕沟，全速前进，无所畏惧。回避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跳过去。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充满挑衅。

“其实，我自己更愿意——嗯——”即便他原本想口出秽言，但是他意识到自己最好要表现出教养来，他真的应该举止体面，他转向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方向，微微颌首，“嗯，请原谅我的粗鲁，主教大人。我情愿遭遇惨到极点的失败，画出的画最终落满尘埃。我宁可有人愿意在那幅画上尝试做点什么，尝试记下自己的所见所感，也不愿意加入蒙蔽人的把戏，这把戏……嗯，是不是被我们叫作巴黎学派？”

巴黎一词掷地有声，噼啪作响。他在巴黎一词上加注的轻蔑之情呼之欲出，他自己十分享受。他实在太喜欢了。所以他把双手背到了屁股后面，就如同查理·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所做的，假装是给冒犯到的法国外交官们擦亮桌子一般。

“我希望法国大使今天不在这里。”

必须承认，一片窃窃私语正好符合他的预计。人们的回应中，有暖暖的笑声，支持他的笑声。私语声最终在温斯顿处消失，温斯顿的肩膀一直在上下起伏。院长笑了。老好人温尼，从来都不是那些颓废的法国田鸡和他们新发明的时尚的支持者。他看着他们所有人，坚定地继续说道：

“不久之前，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我曾经给学生演讲，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领着来自政府的各种资助。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

没有一个人回答。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为了学习艺术。然后要变成什么呢？不是艺术家。好吧，我当时对那些学生说：‘如果你要画一棵树，老天在上，请尝试着把它画得像是一棵树；如果你想要画天空，请尝试把它画得像天空。’”温斯顿玩味着这所有的言辞，就像鸡蛋就是鸡蛋一般明白。院长能够感受到他热情的赞许，那根本没有必要去确认。最近几个月，他们不是经常讨论树木的纹理和天空的空旷吗？

他接着说：

“就在这两天，我开车在我戴达姆的家和纽马克特之间往返。星期天，我开车经过萨福克，我一直都看着天空。那是怎样美丽的天空啊！不管有什么样的人画过天空，我们都应该把天空画得更美。”

天空！不是腿多得像蜈蚣的小猫。天空！不是毕加索的肖像，没有带两个鼻子三个乳头耳洞里长出鲨鱼牙的女人！

是的，现在他要开始驰骋了。

“但是艺术出现了这种愚蠢的内部腐败，而媒体界的蠢人也都在帮腔，鼓励这种他妈的一无是处的东西。”这一次，他并没有因为脏话而向大主教道歉，“让所有的年轻人都脱离了正轨。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有梅杰爵士支持我，我肯定他站在我身后……我的左边则有新近当选的学院的杰出院士，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是我选出来的，因为他能把一棵树画得像树，把天空画得像天空。

由萨福克的磨坊主的次子选出来的温斯顿·丘吉尔。

“我知道，丘吉尔是支持我的，因为曾经有一次他对我说：‘阿尔弗雷德，如果你碰巧在街上看到毕——加——索，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儿踢他哪哪哪？’我回答说：‘好的，先生，我很愿意。’”

好的，就是这样！人群一片喧哗。是的，喧哗，没有夸张。阿尔弗雷德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把戏，他真正地放松下来，尽情表演。伯林顿府的三号大厅沸腾了。笑浪一波一波，从最后一排一直滚动到首桌。就在他的身边，蒙蒂咯咯笑着。

那么，一切都很好。目前一切顺利。不过那些娘娘腔呢？那些精心修理过指甲、说话声音矫揉造作、表情像瓷娃娃一样的勃朗特^[1]们呢？温斯顿和院长准备埋伏在某个门口，等待着帕布罗^[2]戴着他的贝雷帽经过皮卡迪利大街时，跳出去海扁他一通。对这样的事情，他们到底作何感想呢？哈？

院长感觉惊人地好，他的感觉再好不过了。

“此刻，”他继续说道，“今晚，在这里，各种专家齐聚一堂，认为自己更懂得艺术的专家们，认为自己比那些不得不去作画或是坐一整天想画出一幅风景画但是失败的可怜家伙懂艺术的专家。”

院长思量，因为这才是画画的方式。到户外去，正如巴斯琴－勒帕热^[3]

[1] 安东尼·勃朗特（1907—1983），英国艺术史专家，伦敦大学艺术史教授。

[2] 毕加索的名字。

[3] 朱尔斯·巴斯琴－勒帕热（1848—1884），法国自然派画家。